

【英汉对照】


西方学术经典文库



(奥) 弗洛伊德/著
赖其万 符传孝/译

梦的解析

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英汉对照】


西方学术经典文库



(奥) 弗洛伊德/著
赖其万 符传孝/译

梦的解析

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梦的解析 / (奥) 弗洛伊德著; 赖其万, 符传孝译.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09. 4
书名原文: 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
ISBN 978-7-80195-982-9

I. 梦… II. ①弗…②赖…③符… III. 梦—精神分析
IV. B845.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44609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09-1974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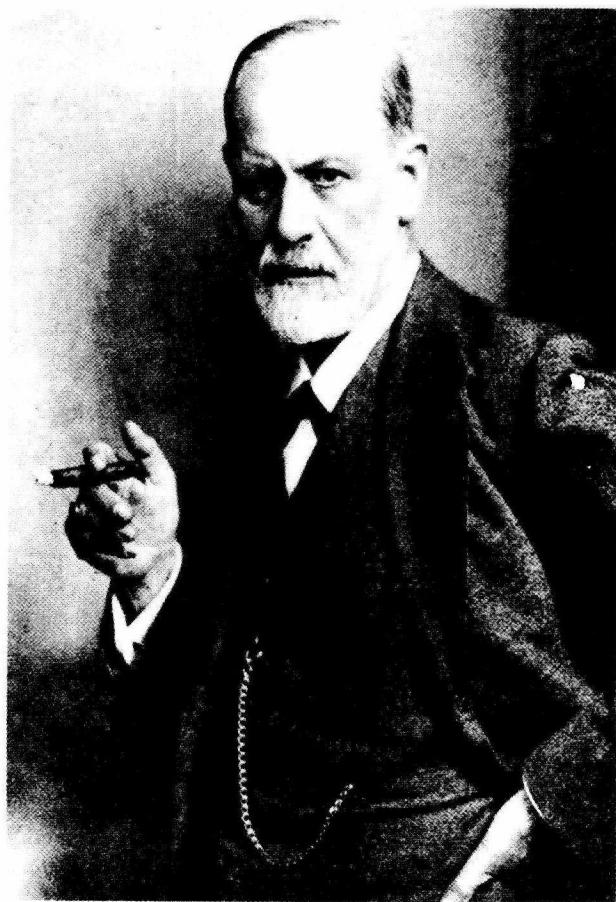
梦的解析

作 者 (奥) 弗洛伊德 著 赖其万 符传孝 译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徐尚定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 68992190/2/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三河市东方印刷厂
开 本 720×1020 毫米 16 开
印 张 46.125 插页 6P
字 数 80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195-982-9
定 价 88.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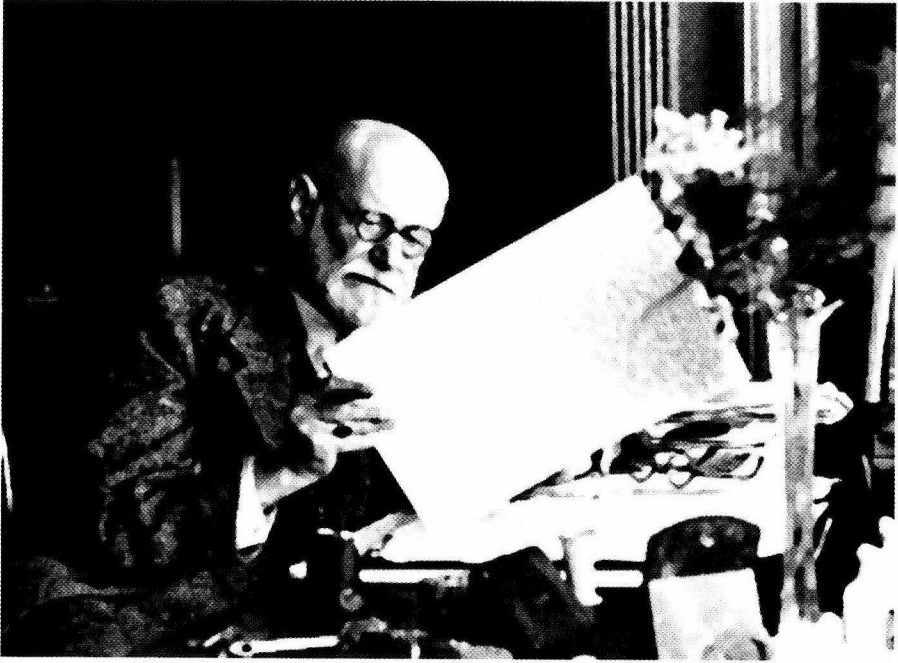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1885年，弗洛伊德被指定为大学讲师



* 1921年的弗洛伊德



* 1938年夏天，弗洛伊德在伦敦家中的书桌前工作

出版说明

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初版于1899年，最初十年几乎乏人问津，后来名声大噪，在上百年间，陆续被翻译成多种语言。《梦的解析》最初以德文出版，直到1913年由布利尔（A.A.Brill）翻译成英文并在美国出版。弗洛伊德对布利尔的工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及至1954年，又有史特拉奇（J.Strachey）翻译的英文本出版。

在《梦的解析》不多的几个中文译本中，由台湾著名的神经精神科医师赖其万、符传孝先生翻译的这个版本堪称独树一帜，无可替代。两位译者具有精良的专业素养和英文素养，在理解《梦的解析》的理论时，能够更精确地把握弗洛伊德思想的精髓。由两位译者翻译的《梦的解析》繁体字版自1973年在台湾出版至今，一直畅销不衰。此次我们经过认真比较，决定引进该译本，以英汉对照的形式出版，以飨读者。

两位译者以极为敬业的学术精神，对不同的英文版本进行认真选取，因此，本书的英文部分来源于以上两个版本，大致说来，自第一章至第六章的前两节，来自布利尔的译本，后面的部分则来自史特拉奇的译本。这样选择的原因，译者在译序中又有详细的交代。

为加以区别，原文中的英文注释，注释号用[1]、[2]……形式表示，注文放置在每一章后边；中文译者注释，注释号则以①、②……形式表示，注文放在本书末尾。

九州出版社

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

By *Freud*

English Translation

By *A.A. Brill* and

J. Strachey

本书根据 Wordsworth Editions Ltd. 1931 年版本、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1954 年版本译出

译序*

这部《梦的解析》第一版虽然被出版商印成一九〇〇年出版。但事实上是一八九九年十一月四日出版的，而论及著作的开始，根据钟士博士的记载，弗氏想动手写作这部大作的念头最早是在一八九七年五月十六日的信中提到，当时他由“自我分析”，从而进入梦的探索。而弗氏父亲的病逝使他陷入悲悼的哀伤中长达几个月，并驱使他强迫自己开始撰写这本书，借此希望从哀伤中挣脱出来，由这年十一月五日开始，而在一八九九年九月完成。事实上，弗氏在一八九七年五月的信中曾提到，他已经查遍了过去发表过有关梦的文献，而很高兴地发现还没有一个人曾提到“梦是愿望的达成”。由此前后算来，这部书的写作费时两年多。至于出版的情形，弗氏也遭到了像莫扎特、舒伯特及梵高一样的命运——不易为世人所接受。他的第一版（德文）发行了六百本，但却花了八年才卖完，前六个星期只卖了一百二十三本，其后两年又卖了二百二十八本，弗氏一共只收到美金二百零九元的版税；而且，更惨的是，弗氏注意到，这本书初版问世后十八个月间，没有一本科学性的期刊提到过这本书，甚至在维也纳，这部巨著竟因柏克哈特（Burchardt）的带侮辱性的评论而横遭白眼。难怪弗氏曾气得发出怒吼：“……因此我对那些对这书所发的批评而作的辩驳是——他们最好再重读它，或者应该说他们才是应该好好研读我的人。”这种情况，一直到十年后，弗氏著作的价值才渐渐为世人所重视，一时洛阳纸贵，得以再版发行，而在弗氏有生之年一共印行了八版，最后一版出于一九二九年。至于译本方面，第一种译本是英文与俄文，均出版于

* 此“译序”原是译者在台湾志文出版社出版《梦的解析》中译本时所做，现有所节略——出版者注。

一九一三年，而后陆续有西班牙文（一九二二），法文（一九二六），瑞典文（一九二七），日文（一九三〇），匈牙利文（一九三四），以及捷克文（一九三八）的译本。弗氏一向勇于改变自己错误的作风，使他的著作每每于“再版”时，必有大篇幅的修正，但唯独这部作品，他却在八版中，只增加一些注解或补充，而无任何重大的修改。这也说明了，他的这些发现确实经得起实际应用上的考验。

至于翻译成中文的过程，可说是困难重重，全书三十余万言，固然不算少，但主要问题是在于内容上有很多非“中文”所能表达者。正如费兰齐（Ferenczi, 1910）为布利尔（A. A. Brill）第一次将《梦的解析》译成英文时，曾感慨地说：“每一种语言都有其自己的梦语。”而最棘手的是，弗氏在梦的解析中，相当重视“音的联想”，譬如在解释一个梦时（见本书第六章已节）。曾由 ähren（德文：麦德）而变为 ehren（德文：荣誉），而由此推论出一个与梦内容完全风马牛不相及的解释。然而，英译本中除了将“德文”原字照抄上去，还有另一补救办法，自己选用英文近似的拼法，凑成另一梦例的分析，但这种字母的组合要在“中文”找到对应的字却是难乎其难的。所以，我们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之下，也只好“求信”，而有时不得不牺牲了“雅”与“达”了。由于译者未能熟谙德文，因此只能根据英译本，所采用的计有两种版本，一为布利尔所译，另一为史特拉奇所译，大致说来，由第一章至第六章前两节，主要来自布利尔译本，而以后部分则来自史特拉奇译本。在翻译上的困难，除了上述的“音的联想”一方面，尚有“俚语”和“神话”，都很难使中文读者产生满意的“联想”，譬如：to close his meatshop. 中文直译当为“关他的肉铺子”，但在德文的俚语是不合理的要求，诸如此类，我们也只好以“附注”来加以说明，而无法用中文再行深究。还有，在梦的解析当中，弗氏一再强调的方法是：“一方面要靠梦的联想，一方面要靠释梦者对‘象征’的认识。”，因此读者对这种“自由联想”以及“象征”也往往会感到十分吃力，所幸弗洛姆所著的《梦的精神分析》（叶颂寿医师译，The Forgotten Language 新潮文库 54 号）第六章，可能已带给读者这方面的功夫，在结束有关翻译本书的交代以前，本书内容尚有两处需再特别提到，那就是第一章与第七章：第一章标题为《一九〇〇年以前有关梦的科学研究》，如全部译为中文长达五、六万字，

因此在布利尔编辑的《弗洛伊德的重要著作》中，他把本书的第一章节译成约三千字左右，他的理由是：“大概通常读者没人愿意花费那么多精力和时间去了解古今对梦所有不同的理论吧！”而我们也深深觉得弗氏在这一章里那般详尽的整理，对他后来的几章理论，并没有什么帮助，因此我们的第一章以布利尔的节译为准，甚至，为了兴趣起见，我们认为本书也许由第二章开始读起更觉方便。至于第七章《梦程序的心理》可说是本书最艰涩、最抽象的一部分，根据钟士的记载，弗氏自己在着手写这一章之前，心里就先存畏惧停顿了一段时间。不过，一旦上了轨道，他就写得快。“像作梦似的”，花了两个星期的时间，即告完成。虽然弗氏当时很担心心理学家会如何批评他的作品，可是他自己仍像往常一样，把自己这一章批评得体无完肤，一方面是因为自己觉得不满意，一方面因为该书有许多切身的叙述，使得他甚至不想把这本书拿去出版。事实上，这一章不用说译，就是自己读也相当吃不消。记得去年，译者与一位来台访问的美国精神分析医师谈及正在翻译《梦的解析》时，他第一句话便问：“你敢译他的第七章吗？”他坦率地说：“第七章就像梦魇一般。”因此，虽然我们尽可能地把第七章译好，但到底能译出多少，就不得而知。最后，对本书的注解以及所用符号，尚有些说明，由于原书曾有八种德文版本，两种英文版本，所以有些注解是弗氏后来附加上去的，有些是英译者所加上去的（文中有时会有弗洛伊德以为……”的文句均出于英译者），以及一些我们认为需再增补的注解。本书的注出奇的多，弗氏自言，他从一八九八年十二月就开始这项吃力不讨好的注解工作，他发现这工作乏味之至，七月二十七日之前，这项整理注解的工作总算大功告成，不过他已深感厌烦，因为他发现大多数的文献都肤浅无味。因此，译成中文时，我们也删减了一些无关紧要的注，但我们深信，只要对原书内容重要的注，我们都不予漏译。

由于第一章《一九〇〇年以前有关梦的科学研究》是采用布利尔的节译，而且目前距离弗洛伊德著作的年代又已有了一段时间，因此，译者就历史上迄今对梦的看法大致综合分成以下诸类，简单讨论之：

一、视梦为“神谕”：尤以原始民族为最，他们甚至认为梦比自己白天的感受更可信，Ghana 的土人只要梦及与别人的太太性交，他就遭到“通奸罪”的罚款，而 Kamchata 的土人如果告诉对方：“我昨天梦见拥有了

你的土地。”那么对方就要拱手把这土地让给他。至于巴比伦的所谓“魔术藏书室的学人”，也是以各种神秘的气氛，使求助者在寺庙内受梦而予以解析，借以获知神意，如 Artemidorus of Dalci 就著有五册的《梦书》(Oneirocritica)。

二、视梦为“一种肉体内在障碍的表现”：此种观念在两千年前即在印度盛行。印度的外科文献 Sushrita Samhita 曾报告：“一个人屡次梦见自己被大鱼吞下或由山峰跌下，往往暗示着这人身体器官内有某种病变正在进行。”

三、视梦为“一种内在的对美与善的追求”：此为理性时代之产物，大诗人歌德就曾说过：“人性拥有最佳的能力，随时可在失望时获得支持。在我一生里有好几次当我悲痛含泪上床后，梦竟能用各种引人的方式安慰我，使我由悲伤中超脱而出，而得以换来隔天清晨的轻松愉快。”

四、视梦为“一种灵感的、创造力的启示”：最常为人所提及的是德国化学家柯库勒 (Friedrich A. Kekule, 1829~96) 的梦，他记得睡前正因为无法解决“苯”(Benzene) 的分子结构而心智憔悴之际，而梦中却清晰地看到“原子一个个站在我的眼前，像蛇一般地绕着圈子，咦，这是什么？有一只蛇咬住自己的尾巴团团转，团团转……突然光线一亮，我就醒过来，我马上悟出苯的‘环状’结构来！”还有另一位德国生理学家奥托·洛伟 (Otto Loewi) 曾在深夜梦见，如果利用两只青蛙一起做实验，便可以解决他的“神经传导”之理论，于是清晨三点惊醒过来，马上冲进实验室，依样画葫芦地做起实验，结果以神经之化学传导研究荣获诺贝尔奖。

五、视梦为“一种精神作用”：

1. 古典时期：

“梦是一种感情的产物”(柏拉图)。

“梦是一种持续到睡眠状态中的思想”(亚里士多德)。

2. 理性时代：

“不如意的梦往往是忧郁症的症状”(Robert Burton)。

3. 近代：

哈特曼 (Edward von Hartmann, 1842~1960)：

在其著作《潜意识的哲学》(The Philosophy of Unconscious), 认为人

可借梦”而追溯出自我的另一领域——潜意识。

尼采 (Friedrich Nietzsche, 1844~1900)

在其著作《黎明》(The Dawn of Day)以为“梦是白天失却的快乐与美感的补偿”。

格利欣格 (Wilhelm Criesinger):

梦的状态其实就相当于疯狂的状态,因为两者均呈现智力的混乱,并且均以内在主观的反应投射于外在世界。

艾里斯 (Havelock Ellis, 1859~1939):

梦使人脱离道德上的自我约束,而看到自我感情生活的原形。

弗洛伊德 (Sigmund Freud, 1856~1939):

深信梦为“愿望的达成”(wish-fulfillment)。

并将梦分为梦的“显意”(manifest content)与“隐意”(latent content),而借着梦者的联想以及释梦者对“象征”(symbol)的解释,由“显意”推衍出“隐意”来。弗氏并由此窥出梦的主要目的在于“延续梦者的睡眠”。并且提出各种梦运作的机转以及潜意识、前意识、意识的交互关系以充分解释“梦程序的心理”。

杨格 (Gustav Carl Jung, 1875~1961): [此间又译为容格]认为人被压抑之个人独特性以及群体遗传,找到梦的想象作为泄洪口。他以为梦的“显意”并不掩饰任何梦的真意,因此梦的心理分析主要是在能将梦中形态或象征的语言翻译成日常用语。不同意梦一定要追溯到“性”或“婴儿期”。

阿德勒 (Alfred Adler, 1870~1937): 个人由四周环境的不如意导致自卑感,而可以在梦境找回补偿,并由此储备日间生活的能力,“梦是生活的预演”。

史德凯 (Wilhele Stekel): 梦的解析不必靠梦者联想,而单纯以梦中之显意,借精神分析的特有技巧即可释梦。

荷妮 (Karen Horney, 1885~1955): 人并非只是被本能驱策而已,他是与周遭环境有交互作用的,梦即用来表示创造,断定生命的欲望。

赫尔 (Calvin Hall): 任何聪明的人均可成功地解析自己的梦,而得窥自我的性格及其人际关系。

法拉雷 (Ann Faraday):

《梦的力量》——书中提出释梦的三个步骤：

(1) 先审查梦中客观的内容、明显的意义。

(2) 如果无法找出明显的梦意，就把梦当做反映你的态度、偏见以及对自我及别人的看法。

(3) 由梦中找寻隐蔽的来源，借以揭发你个人人格的问题。

至于，以脑电波来研究梦的工作，目前也大致获知梦皆发生于深睡期再回到浅睡期之REM期，但无法以脑电波来阐释梦的心理意义。

由以上一系列的演变，读者当很清楚地看出弗氏确实是在释梦中最具系统化的研究者。尽管他的伙伴杨格、阿德勒、史德凯均不完全同意他的看法，但对他在本书中所提及的一些基本原理法则并无法以一更完美、更合理的系统来取代。的确，这部书之被美国唐斯博士 (Dr. Robert B. Downs) 誉为“改变历史的书”之一是当之无愧的。然而，正如弗氏自己所做过的一个比喻：天下有三种事情是你怎样努力均无法做到完善至美的，第一是“为人父母”、第二是“执掌政权”，第三便是“精神分析”。而“梦的解析”本身便是这第三件不可能完美的事情，因此弗氏原序的谦虚毋宁说是梦的神秘仍带给他不敢确定的自信吧！在此，我想引用一句徐志摩歌颂法国文豪罗曼罗兰的话，以作为译者对弗氏的致敬：“我们有幸在书本上结识他们的，正好比是尼罗河或扬子江沿岸的泥块，各按我们的受量，分沾他们的润泽及恩宠吧！”

赖其万 符传孝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十二日 医师节凌晨

于台大医院神经精神科



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



—梦的解析—

FOREWORD

In 1909, G. Stanley Hall invited me to Clark University, in Worcester, to give the first lectures on psychoanalysis. In the same year, Dr Brill published the first of his translations of my writings, which were soon followed by further ones. If psychoanalysis now plays a role in American intellectual life, or if it does so in the future, a large part of this result will have to be attributed to this and other activities of Dr Brill's.

His first translation of *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 appeared in 1913. Since then, much has taken place in the world, and much has been changed in our views about the neuroses. This book, with the new contribution to psychology which surprised the world when it was published (1900), remains essentially unaltered. It contains, even according to my present-day judgment, the most valuable of all the discoveries it has been my good fortune to make. Insight such as this falls to one's lot but once in a lifetime.

FREUD

Vienna

March 15, 1931